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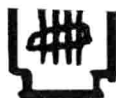
十一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0 冊

《文子》研究

鄭國瑞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子》研究／鄭國瑞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18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 10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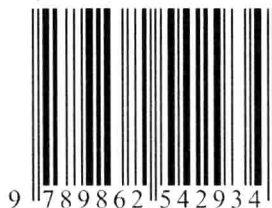
ISBN：978-986-254-293-4（精裝）

1. 文子 2. 研究考訂

121.367

99016383

ISBN - 978-986-254-93-4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十冊

ISBN：978-986-254-293-4

《文子》研究

作 者 鄭國瑞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十一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文子》研究

鄭國瑞 著

作者簡介

鄭國瑞，一九六七年生，臺灣臺南人，中山大學中文學士、碩士，政治大學中文博士。目前任職於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致力於書法研究，專書編有《臺灣書法家小傳（1662～1945）》，著有《郭尚先——清代臺灣書法個案研究》，以及〈明鄭時期臺灣的書法〉、〈楊賓之書學觀〉、〈華語教學之書法教學經驗談〉等單篇論文。

提 要

《文子》是道家典籍之一，與《老子》、《莊子》、《列子》並稱「四玄」。但前人對於此書，常以「偽書」視之，故鮮有研究者。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州出土竹簡《文子》，因而引起學術界之關注。本論文主要針對傳世本《文子》與竹簡《文子》彼此間之關係，作全面性探索，以期瞭解二者之成書時代、作者及其思想性質等相關問題。

本論文計分四章：第一章以竹簡《文子》為基礎，考察傳世本《文子》之性質，進而論其成書過程。認為傳世本《文子》多數內容襲自它書，尤以《淮南子》為甚，其書早在東漢之季即已出現。

第二章考察竹簡《文子》之作者及成書時代。認為史載文子所作，其說難信，應屬依託之作，其書成於戰國末期。

第三章乃據第一章研究所得之結果，對於較為可信之內容，逐一分析。認為其思想主要著重於闡述天道與政治，其中又以政治問題為重心。其論天道不出《老子》學說之範圍，論政治亦以之為依歸，然而又有吸收它家學說者。

第四章在於為《文子》思想定位。透過與道家黃老學說之比較，認為應置於黃老系統。



目

次

緒 言	1
第一節 問題之提出	1
第二節 各章大義	5
第一章 傳世本《文子》成書考	7
第一節 傳世本《文子》之來源	7
一、襲自《淮南子》	7
(一) 傳世本《文子》凡文句見於《淮南子》者，皆不見於竹簡《文子》，且竹簡《文子》成句者亦無一與《淮南子》同	8
(二) 《淮南子》乃眾賓客共論所知之作，其來源大致可從文中得其線索，唯《文子》則莫能察	16
(三) 從徵引之史事及典籍言	18
(四) 《淮南子》全書有其思想體系，傳世本《文子》則拼湊之跡顯然	21
二、其他	23
(一) 〈道原〉第十章，「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至「無名以爲用」一節	25
(二) 〈精誠〉第十三章，「大道無爲」章	25
(三) 〈精誠〉第二十一章，「名可強立」章	25
(四) 〈九守〉守弱章，「天下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至「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一節	26
(五) 〈符言〉第三章，「無爲名尸」章	26
(六) 〈符言〉第四章，「時之行」章	27
(七) 〈符言〉第六章，「一言不可窮也」章	27
(八) 〈符言〉第七章，「人有三死」章	28
(九) 〈符言〉第二十三章，「人之情心服於德」章	28
(十) 〈符言〉第二十七章，「人有順逆之氣於心」章	28

(十一)〈符言〉第三十章，「得萬人之兵」章	29
(十二)〈上德〉第五章，「鼓不藏聲故能有聲」章	29
(十三)〈微明〉第十六章，「以不義而得之」章	29
(十四)〈自然〉第一章「清虛者」章，第三章「天地之道」章，第七章「帝者有名」章	31
(十五)〈自然〉第六章，「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至「往而復反」一節	31
(十六)〈自然〉第十一章，「所謂天子者」章	31
(十七)〈上仁〉第十一章，「古之爲君者」至「不重用兵也」一節	32
(十八)〈上仁〉第十二章。「主與之以時」至「道無爲而無不爲也」一節	33
第二節 傳世本《文子》成書於東漢之季	34
第二章 竹簡《文子》之作者及成書時代考	41
第一節 依託之作	42
第二節 成書於戰國後期	53
一、仁義禮聖知觀念與馬王堆帛書〈五行〉比較	57
二、五兵與馬王堆帛書《十六經·本伐》比較	60
三、與《孝經》比較	62
四、屢用「傳曰」字語，與《荀子》關係密切	64
五、從「道德」一詞連用之情形觀察	64
六、「欲化久亂之民」有明顯時代性	65
第三章 《文子》思想析論	69
第一節 天道觀	70
一、道之性質	70
二、道之創生	71
第二節 政治觀	74

一、執政者應有之修爲	74
(一) 具聽聞與虛靜之能力	75
(二) 謙退之品格	77
二、治國原則	79
(一) 無爲	79
(二) 得民	81
(三) 道德爲治天下之本，兼輔以仁、義、禮、智	82
(四) 強調道德之治，亦不排斥用兵	85
第四章 《文子》思想與黃老學說之關係	89
第一節 黃老學說述略	89
第二節 《文子》思想之特徵	95
一、以道論爲主，且吸收各家學說之君人南面之術	95
(一) 陰陽家之說	96
(二) 儒、墨之說	96
二、《文子》之核心觀念與黃老學說契合	100
(一) 尚「因」	101
(二) 重「積」	102
(三) 天地鬼神並列之模式	104
結語	107
第一節 爲《文子》定其思想史之地位，應以竹簡《文子》爲主要依據	107
第二節 《文子》思想雖缺乏原創性，然道、儒合流之現象則須留意	108
附錄	
附錄一 傳世本《文子》襲《淮南子》便覽	111
附錄二 《太平御覽》引《文子》輯錄	169
附錄三 《文選》注引《文子》輯錄	175
引用書目	181

緒 言

第一節 問題之提出

《文子》是繼《老子》、《莊子》後之另一部道家著作。《漢書·藝文志》及隋唐《經籍志》皆有著錄。從東晉至元，先後有張湛、李暹、朱玄、徐靈府、朱弁、杜道堅等爲之作注。^{〔註1〕}唐敕封《文子》爲《通玄真經》，與《老子》、《莊子》、《列子》並稱「四玄」，並定爲取士之本。^{〔註2〕}此說明《文子》

〔註1〕 張注公私目錄未嘗著錄，然李善《文選注》援引之。李暹生平不詳，《舊唐書·經籍藝文志·丙部子錄·道家類》置李暹訓注《文子》十二卷於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之後，後人遂疑其亦唐人之作。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李暹事師僧般若流支，蓋元魏人也」（臺北：商務印書館，卷3上，頁210，1978年1月），王應麟《玉海》亦云「今本（《文子》）十二卷，元魏李暹注」，後之志錄皆從晁、王之說。今考敦煌卷子鈔文有「千字文：鍾繇撰，李暹注，周興嗣次韻。」一條（此文見王三慶：《敦煌類書》錄文篇，臺北：麗文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6月，頁553，351-18~22條），察其體例當以時代先後爲序。考鍾繇三國時人，周興嗣梁時人，則李暹應與周興嗣同時或稍前，故晁氏以爲元魏人，所言不虛，李注今已無可考。朱玄，唐人，曾注《文子》十二卷，然新舊《唐書》未見著錄，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志後志》於《文子》條下云：「唐朱玄注，闕〈符言〉一篇，或取默希子注補焉。」朱注今亦已無可考。除以上諸家爲《文子》作注可知外，鄭樵《通志·藝文五》錄有《文子釋音》一卷、《文子統略》一卷、《文子家語要言》一卷，則不知何人所作，今已無傳。

〔註2〕 《舊唐書·本紀第九·玄宗下》：「（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己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舊唐書·禮儀志四》：「開元二十年正月己丑（按：二十年誤，當作二十九年），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並置崇玄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經例舉送。」

在歷史上曾有一定地位。

然而歷來其書研究情形與其他子書相較，顯然相當冷清。從班固開始，即疑其依託，《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有《文子》九篇，自注云：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也。

至唐柳宗元作〈辨文子〉，認定為駁雜之書，云：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它書以合之者多；凡管、孟輩數家皆見剽竊，峴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

之後，如宋陳振孫、黃震、清陶方琦、顧觀光、民國章太炎、梁啟超、王重民、張心澂、黃雲眉、蔣伯潛、王叔岷、于大成等，皆直指其偽。〔註3〕

至閏四月，玄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盤屋樓觀之側。至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旁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於是置玄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邸。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祔玄元廟。丙申，詔：《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為《南華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庚桑子》為《洞虛真經》。亳州真源縣先天后及玄元廟各置令一人。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學生一百員。」

〔註3〕 陳振孫之說見《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5月，卷9，頁280）、黃震之說見《黃氏日鈔》（臺北：商務印書館，收錄於四庫全書珍本2集第160種《黃氏日鈔》第11冊）、陶方琦之說見《漢學堂文鈔·文子非古書說》（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第1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7月，頁108～109）、顧觀光之說見《文子校勘記》（收錄於守山閣本《文子》後，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78年3月，頁1～17）、章太炎之說見《薊漢微言》（收錄於《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4月，頁951）、梁啟超之說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收錄於《飲冰室專集》之八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頁21），又見於《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收錄於《飲冰室專集》之一百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頁41、48，）、王重民之說見《敦煌古籍敘錄·文子》（收錄於嚴靈峰編輯之《書目類編》第82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7月，頁36832～36833）、張心澂之說見《偽書通考》（臺北：宏業書局，1979年10月，頁694～699）、黃雲眉之說見《古今偽書考補證》（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1月，頁243～248）、蔣伯潛之說見《諸子通考》（臺北：正中書局，1987年10月，頁425～427），又見《諸子學纂要》（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3月，頁204～205）、王叔岷之說見《文子斟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65年4月第27期，頁1～2）、于大成之說見〈文子集釋自序〉（《文史季刊》1971年4月第1卷第3期）。以上陳振孫、

認為《文子》一書非但不是作於與孔子同時之文子，亦非班固時所見之舊，《文子》乃雜鈔它書而成，故其價值不高。

與此不同看法，如宋王應麟、葉大慶、明宋濂、清孫星衍、江琬則認為文子一書非偽。〔註4〕

折衷論者則有明胡應麟、清姚際恒，以為《文子》乃真偽攙雜。〔註5〕

概括而言，自班固之後，研究《文子》者主要集中於論辨其真偽問題，此實即其作者及成書時代之問題。學者聚訟紛紛，莫衷一是，二千餘年來，尚未取得較為一致之看法。

一九七三年河北定縣四十號漢墓竹簡《文子》出土，一夕間改變了世人態度，相對地帶動研究熱潮。據定縣四十號漢墓發掘報告指出，墓主乃西漢中山靖王後懷王劉修，墓中陪葬大量竹簡古籍，《文子》屬其中之一。〔註6〕竹簡整理小組亦云，竹簡《文子》與傳世本《文子》相同之文字六章，又由幾個與傳世本相同之章節證明，凡簡文中之文子，今本已改成老子，並從問答之臣子變成提問之學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個老子。如簡文「平王曰：王者幾道乎？文子曰：王者一道而已。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傳世本改為「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又如「平王曰：何謂聖智？文子曰：聞而知……。」傳世本改作「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兩相比較，竄改痕跡，一目瞭然。此則使《文子》得以部分恢復其本來面目，證明《文子》本非偽本，傳世本《文子》實經後人竄亂。〔註7〕

黃震、陶方琦、章太炎、梁啟超之說，亦見錄於張心澂之《偽書通考》。

〔註4〕 王應麟之說見《困學紀聞》（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4月，卷10，頁868～871）、葉大慶之說見《考古質疑》（聚珍版叢書第41函，卷2，頁9～11）、宋濂之說見《諸子辨》（收於《偽書考五種、清代禁書知見錄》，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3月，頁5～6）、清孫星衍之說見《問字堂集·文子序》（岱南閣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卷4，雜文4，頁1～3）、江琬之說見《讀子厄言》（臺北：廣文書局，1982年8月，卷2，頁115～127）。王說，亦見錄於張心澂之《偽書通考》。

〔註5〕 胡應麟之說見《四部正訛》（收錄於《偽書考五種、清代禁書知見錄》，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3月，頁21）、姚際恒之說見《古今偽書考》（收錄於《偽書考五種、清代禁書知見錄》，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3月，頁31～32）。胡、姚之說亦收錄於張心澂《偽書通考》。

〔註6〕 〈河北定縣四十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8期，頁10。

〔註7〕 〈定縣四十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年第8期，頁12。

此項發現，引導了許多研究者紛紛撰文討論傳世本《文子》。先後有艾力農、江世榮、熊鐵基、吳光、李定生、盧仁龍、黃釗、吳顯慶、丁原明、張岱年〔註8〕諸人在定縣四十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基礎上，為《文子》翻案，証明傳世本《文子》不偽，或以此為依據，探討其思想，重新替《文子》定其思想史之地位。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竹簡《文子》全文公布，經研究發現，竹簡《文子》與今傳本《文子》能相對應僅〈道德〉中之九章，更多簡文卻與今本《文子》大相逕庭。〔註9〕此重要結果，甚關乎《文子》諸多謎題之解答。

〔註8〕定縣竹簡《文子》簡介未公布前，唐蘭於〈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兼論其與漢初儒法鬥爭的關係〉（《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頁7~36）一文，附錄一：《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引文表末附記云：「《文子》與《淮南子》很多辭句相同的。究竟誰抄誰，舊無定說。今以篇名襲黃帝之言來看，《文子》當在前。先秦古書見於《漢書·藝文志》的，如《六韜》之類，過去都認為後世偽作，近西漢墓所出古籍，証明很多是西漢初已有的古籍。《文子》中很多內容為《淮南子》所無，也應當是先秦古籍之一。」稍後，龍晦〈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書探原〉（《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頁23~31）也認為《文子》抄自古佚書四篇，《淮南子》又抄自《文子》。唐、龍二氏倡導於前，報告公布則推波瀾於後。艾力農之說見〈《文子》其書〉（光明日報，1982年5月22日第3版。或《中國哲學史》，1982年第9期，頁42~44）、江世榮之說見〈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兼論《淮南子》與《文子》的關係〉（《文史》第18輯，1982年，頁247~259）、熊鐵基之說見〈對《文子》的初步探討〉（收錄於《秦漢新道家略論稿》，頁53~6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吳光之說見〈《文子》新考——兼與諸說商兌〉（收錄於《古書考辨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9年12月，頁69~87。原載《河北師院學報》1984年第2期）、李定生之說見〈論《文子》〉（收錄於《文子要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頁1~28）、盧仁龍之說見〈《文子》其書〉（《文史知識》，1989年第2期，頁26~29）、黃釗之說見《道家思想史綱》第八章第一節〈《文子》成書時代及其黃老道家特色〉（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4月，頁149~168）、吳顯慶之說見〈《文子》政治辯証法思想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3期，頁69~74。或《中國哲學史》1992年第6期，頁64~69）、張岱年早年主張《文子》襲自《淮南子》，成書晚於《淮南子》（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臺北：嵩山書社，1985年6月，頁121），近年則認為《文子》成書於《淮南子》之前，其說見〈試談《文子》的年代與思想〉（收錄於陳鼓應主編之《道家文化》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頁133~141）、丁原明之說見〈《文子》與《淮南子》思想之異同〉（《文史哲》〔濟南〕，1994年第6期，頁20~25。或《中國哲學史》1995年第5期，頁69~74）。

〔註9〕見〈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1995年12期，頁27~34）；及〈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文物》1995年12

余研讀《文子》已多日，雖未能云得，但頗有會心，簡文未公布前，每讀先輩們之論斷，揣測歧出，屢有未安，蓋文獻不足徵驗，而致如此。今簡文已公布，其中或容有多數簡文無法連綴之困境，大體而言，已有助於進一步深入釐清往昔不得其解之處。

本文試圖闡述者，包含《文子》之外圍及內部之問題。外者在於考證作者與成書時代，內者在於論述其思想，此是研究《文子》最緊要之課題，也是學者留意之處。然而由於竹簡《文子》全文公布未久，目前尚未有專門而深入之作，僅於一九九六年六月輔仁大學曾為此召開「《文子》與道家思想發展」兩岸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十一篇相關之文章，為數儘管不少，大抵一鱗半爪，未見全龍，許多疑團仍未得冰釋。故不揣翦陋，奮筆自厲，抒以所見。誠然，這些問題，乃先輩們所共見，且對於其中真象之探討，亦多睿知高見，不可移易者。惟所幸生於今日，得睹往昔未能一睹之新材料，故得以發其所未發。苟有些許領會，非敢妄言越度前賢，實以立於既有成果之上，與緣於機運而然者。

第二節 各章大義

本文計分四章處理內外相關之問題：

第一章為全書立論之基礎，首先分析傳世本《文子》之性質，考其文字來源，一一辨其與《淮南子》等各書之關係，及成書過程，區隔開原本不屬於《文子》之內容，使探究《文子》原始面目有較可靠之依據，而不致於往後各章之論述失於無根。

第二章考論竹簡《文子》作者與成書時代，認為班孟堅稱文子為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並無實據。然彼稱似依托之作，則可信。其書屬先秦，但為晚出之作，由何人依託，已不可考。

第三章闡釋《文子》之思想，依據之文字，不若先輩們將傳世本悉數逕歸為可從，而主要取自於簡文，以及第一章考辨所得，雖文字所剩不多，尚能一窺其思想特點。

第四章探討《文子》思想應如何定位，本文認為應置於道家黃老學說系統之中。而此主要為通過其思想本身，取與目前最受公認之黃老學說代表著

作比較得來。

以上四章是本文考論之大要，各章議題皆各自獨立，但彼此間卻又相互關連，不可分離。論其思想之文字依據，在於考證所得之結果，而考證之過程常需借助內部思想之瞭解。

至於附錄部分，除作為論證外，自忖尚便利研究《文子》者之用，故不煩細瑣，具附於後。

本文論述過程中，必多疏失與不周，可議之處亦斷不能免。自知學殖未深，尚在牙步，幸蒙諸師友之督教，得以成篇，博雅之士不吝誨正，是所感幸。

第一章 傳世本《文子》成書考

傳世本《文子》計有〈道原〉、〈精誠〉、〈九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義〉、〈上禮〉十二篇。^{〔註1〕}其內容繁富多端，博賅兼綜，先秦各家思想在此皆有所反映。令人感興趣者，是書中大部分文句可與西漢前之典籍相互對照，而且彼此差異甚小，以此引發本書內容之來源問題。個人即認為傳世本《文子》多數鈔錄自他書，來源不一。其成書時代略可考見，由何人所作則不得而知。

第一節 傳世本《文子》之來源

一、襲自《淮南子》

有清以來，學者們逐漸注意到《文子》與《淮南子》二者關係密切，而且認為是解決《文子》成書問題相當重要之關鍵。但彼此間之鈔襲問題，長期以來仍未能解決，今欲明傳世本《文子》如何成書，必先研究與《淮南子》之關係。

二者之關係不外乎三：一是《文子》襲《淮南子》，二是《淮南子》襲《文子》，三則是《文子》與《淮南子》皆本於同一種古籍。可能雖三，僅前二項為多數學者注意，至於《文子》與《淮南子》皆本於同一種古籍，儘管不無

〔註1〕 本文所指傳世本，乃相對於出土之竹簡本言。重要之版本有道藏本唐默希子（徐靈府）《通玄真經注》、元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四庫全書本《文子續義》。本論文所引原文悉據道藏本。

可能，卻於史無徵。今透過對簡本之研究，認為傳世本《文子》與《淮南子》相同者，實《文子》鈔自《淮南子》，而非《淮南子》襲《文子》，其主要理由，可得數端：

(一) 傳世本《文子》凡文句見於《淮南子》者，皆不見於竹簡《文子》，且竹簡《文子》成句者亦無一與《淮南子》同

竹簡《文子》與傳世本《文子》確能相對應者，主要集中於〈道德〉篇，今本〈道德〉篇計二十章，其形式依序為「文子問，老子曰」，「老子曰」，「文子問，老子曰」，「老子曰」，「文子問，老子曰」，「老子曰」，「文子問曰，老子曰」，「老子曰」，「文子問曰，老子曰」，「老子曰」，「文子問曰，老子曰」，「老子曰」，「文子問，老子曰」，「老子曰」，「文子問曰，老子曰」，「老子曰」，「老子曰」，「老子曰」，「平王問，文子曰，文子曰」。從中明顯看出，〈道德〉篇可分為，一是有問有答之「文子問，老子曰」，或「平王問，文子曰」之形式，計九章；一是不作問答，僅作「老子曰」之形式，計十一章。今簡本與〈道德〉相合者皆見於有問有答之九章（唯傳世本「文子問，老子曰」，簡文作「平王問，文子曰」），此九章不見於《淮南子》，而另外不見於簡文之十一章「老子曰」，卻皆見於《淮南子》。

其分見於《淮南子》者：

(1) 老子曰：夫行道者，雖使人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樂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此章見《淮南子·道應》，與孟惠之語同：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髻歛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

「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也。

(2)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桀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得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此章見《淮南子·俶真》，僅有論說之語，無人物史事：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利欲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峽山崩，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飛鳥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稚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舲蜀艇，